

李恩涵 著

注視日本

新軍國主義

的動向



李恩涵 著

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動向

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動向

著者 李恩涵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3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三六七七八八 傳真：(〇二) 二三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九三一九六四七

印刷所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二六四七九六

初版 二〇〇七年四月

定價 二二〇元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13 978-986-7359-60-5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自序

二〇〇六年九月廿六日安倍晉三繼小泉純一郎之後出任日本首相，兩週之內，就專機訪問了中國北京，以結束小泉因堅持參拜日本新、舊軍國主義最高象徵所在的靖國神社而中斷了五年半之久的中、日高層間的正式往來。中國也投桃報李，答應由溫家寶總理於本年（二〇〇七）四月中旬回訪日本——這是中日關係由惡劣而轉向較好方向發展的一個小轉折。惟日本政府在北韓試爆核武器之後，當日本社會熱烈討論應否自己也進行核武裝的緊張氣氛中，數月之內不只將原設的防衛廳改名為正式部會的防衛省（二〇〇七年一月正式改制），也以「改變戰後體制」為名，積極在國會推動《國民投票法》，要以全民公投來修改二戰後行之六十多年的「和平憲法」，想正式走上重整軍備之途（其實全世界無人不知日本的所謂三軍「自衛隊」已經非常強大，海、空軍力居亞洲第一，它所自製與外購的各型飛彈，實力雄厚，其軍費總額之高，早居於全球各大國的第二位，並有著數月內即可產製核武的高級科技能力）。同時期內，日本根據其所謂「周邊三法」（即《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部分修訂》與《日美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修訂協定》）繼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八日公然與美國共同宣言，明確地將台灣海峽的安全列為其「共同戰略目標」，將台海包括進其所謂「周邊事態」的範圍之後，據報美、日還將在二〇〇七年二月舉行再一次兩國外交、國防部長的聯席會議，要明白確認「台灣有事」就是「日本西南諸島有事」的戰略原則——這是日本要嚴重參與侵犯中國主權的另一項步驟（據報此一聯席會議將延期至本年五月舉行。惟此一步驟如果成為事實，日本如果想躲在美國之後參與中國人之間的台灣海峽事務，絕對是「赤裸裸的侵略」。

如果這項「戰略原則」，將如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八日的《美日共同宣言》一樣正式宣布，日本必定會遭到中國與中國人的有力反擊。至於美國則可另當別論，因為畢竟美國之參與台海事務至今已五十多年了）。

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前中日之間不只有著長期性結構複雜、盤根錯節的歷史問題（靖國神社、竄改教科書、全盤否認或部分否認南京大屠殺與毫無理性地抗拒承認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日本所犯下的戰爭暴行）、釣魚台列島主權問題，也有著近年漸趨吃緊的干預台灣問題與東海主權油氣利權的爭奪問題。在此核戰威脅與太空戰威脅的廿一世紀的新年代裏，如果這些問題中的任一項目雙方處理的不好，一個已部分重整軍備而野心勃勃的新日本（其右翼與準右翼人士已大大不滿足於美國核子傘的保護、已不滿足於當前偷偷摸摸地研製核武與其他武器的曖昧式身分，而正在想一舉撕毀其「和平憲法」，而正式參與東亞與世界性大國競逐的行列）與已經確立起經濟與科技的創新能力、建立起完整的重工業軍工體系而崛起的新中國，作為兩個強強並立的近鄰國，實在有些像一九三〇年代的法國與德國一樣，雖然歷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四年多的慘烈戰爭，但很快在二十多年之後的一九三九年，兩國又再度進入了有我無敵生死搏鬥的「零和式」決鬥之局一樣，中國與日本也有可能再度進入全面性的戰爭決鬥的局面。因為日本社會對於二戰前五十多年內，殘酷侵華的歷史事實，迄今總無正確的了解與確認，也未曾做過真正徹底的謝罪賠償與表現出自願的改過遷善、徹底清算過去的強烈意願；而中國社會則對日本在過去長時期侵華戰爭中，所製造的種種暴行（南京大屠殺與在其他地方的一系列不同規模的大屠殺、「三光」作戰、七三一部隊之以活人解剖實驗、慰安婦、大規模用海洛英毒化中國社會等暴行），則一直氣憤難平，仇深似海，尚無如美國人一樣，用自己製造的原子彈、核彈，使日本人嚐嚐被人破壞與蹂躪

的滋味，讓日本人也嚐嚐再度屈膝在自己的廢墟上，為他國強硬占領的痛苦滋味。當然在此新科技已經使地球日益縮小的新時代裡，如果中日兩國因彼此的「核心利益」衝突，而導致另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時，如果東京、橫濱地區與大阪、神戶地區也再度因戰爭而毀滅時，這實在應該是人類文明的大悲劇，也是當前文明社會所最不願見到的事。

不過，筆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近代史事與東、西洋國際全局五十多年的史學研究者，我可以明顯地發現日本與日本人實在很難與中國人、韓國人坦誠融洽相處而採取「善鄰」的基本態度的（中國人與美國人則可輕易地做到這點）。中國與韓國、中國人與韓國人可能永遠無法與日本或日本人做為相互間真正邦誼和協、情誼互通的友邦與朋友，如美國和加拿大兩國一樣。日本的「島國根性」與自我封閉的心態，加之強烈「集體化」心理與行動的行為模式，他們雖然有著「與時俱進」的勞動熟練、靈巧、勤勉、樸實的優點，但也有著在個人與集團利益上自以為是、藐視弱者、崇拜強者、無法與落後者平等、和睦相處的缺點。所以，與日本作為一個國家或與日本人作為一個朋友相交往，你永遠必須與它（他）競爭，與他周旋，凡事你必須較它（他）更強、更有力、更優秀，才可受到它（他）的尊敬與重視。而且，在近代日本的政治與社會中，它永遠有一批「輕視韓國」和「輕視中國」的個人與團體在社會間強力運作，說好聽些，他們常是社會多元化的一份子，說實際些，他們就是向亞洲大陸擴張主義的種子，有時雖居少數，但時勢轉變，便可很快轉變為多數——一九二〇年代「大正民主」時期的「幣原睦鄰外交」，在一九三一年後，迅速轉變為狂風暴雨式的軍人政治，是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子。當前日本政治中的極右翼石原慎太郎、梅原猛（原京都大學教授）之流，雖然在整個日本社會結構中尚占少數，但只要時轉世易，世界情勢進一步有所改變，他們的影響力便很快為之膨脹，在全民社會中改占多數。因此，對於日本與日本人，中國人

與韓國人可能永遠無法與之真誠相待！你必須永遠對他們戒備防範，小心他們身後的第三隻手（過去日本軍部與參謀本部中常有「支那班」的設置，內閣與其下的相關部會中，也設有「支那科」的特殊機制，他們不是智囊性質的組織，而是精簡而高效率的低層、但具有權威的決策機構，便是此「第三隻手」的公開例證）。所以，在對抗「惡鄰」日本的可能策略與詭謀時，中國與韓國（朝鮮）應有長期、中期與短期對抗與和協的全盤計劃，應設計一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的「謀略」，分地區、分層次地長期持續不斷的對付之，才能有效。

對於日本文化與社會有著深入體驗、家庭中常以說日語、寫日文並用日語的程式思考，另外，除日語外更能真正精通中、俄、英三種語言文字的華裔軍事學家平可夫（英名 Andrei Chang，真正華名待考）曾深入廣泛思考過中國與韓國應如何對抗目前已堅定地邁向新軍國主義的新日本的全盤情勢，認為中、韓兩國只有靠「強悍」與「實力」才能贏得日本的尊敬。因為以中、日、韓為主體的東亞國際社會（外加美、俄），已經進入列強時代，因此，中、韓必須以「列強心態」來處理對日關係，而最好與最有效的「列強心態」，就是以日本武士道精神反其道來對付日本。平可夫進一步建議七項對抗日本的具體步驟說：

一、為了真正著眼於未來更加穩定的中、日、韓關係，為了獲得日本人的尊重，中國應在日本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的申請案件中，旗幟鮮明地強硬與直率地予以反對，「圍堵與接觸」並重，但時刻掌握好日本執政之自民黨的對外政策軌跡（這點中國已經做到）。

二、加強與美、俄的「統戰」關係，特別在日本竄改教科書、祭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分化美日、俄日關係，追憶中、美、俄的歷史同盟感（這點，中國人做的尚不夠）。

三、中國應進一步分化日本社會，孤立右翼。年輕的日本新一代深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

響，是必須積極尊重、團結、爭取的對象。他們才是日本和亞洲未來的希望，也是未來建立中、日、韓親善外交的政治基礎，不應該對留學中、韓的日本留學生無理。

四、經濟上，中韓決定國家戰略走向的大型經濟建設項目時，不能單單考慮經濟成本、技術的一面，需要與政治掛勾。但僅僅做出政治上象徵性的動作還不夠，因為這尚不能體現「武士道精神」崇尚實力的真正內涵。因此，在經濟、文化、軍事上必須有更大作為，走「脫日入歐」之道才是「新武士道精神」的最大實力所在。同時，為對抗日人祭拜靖國神社與竄改教科書等爭議，此後，中、韓官方應點到為止，而主要由民間出面。中、韓民間經濟學家應儘快擬定「抵制真正日貨」的範圍，而抵制範圍必須限制在技術含量非常高的「純日本貨」範圍之內。另外，應在全球華裔與韓裔間設立時限，發動「抵制日航（日本飛航於國際之間的民航公司）」活動，以對抗日本人的上述反動行為。

五、作為體現國家「軟力量」的重要一環，文化因素絕對不可忽視。在目前的氣氛之下，中、韓與日本的文化交流在官方層次上實無必要進行，但在民間的層次上則需要更多的鼓勵為之。對於中國而言，社會體制的加速改革，政治上積極的「脫亞入歐」，是未來五十年內最為艱巨的國家「軟力量」工程。

六、軍事上必須以日本為標準，建立全面趕超的立國根本。在這一領域內，中、韓兩國尚有更大的實力可以發揮。平可夫雖然認為在熱核武器與精確制導武器的時代中，中、韓與日本的再戰已經不可能；在電鈕化「非接觸戰爭」中，雙方再戰也無贏家；但這絕不意味中、韓就可以鬆懈軍事現代化的強力努力。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就是「武裝實力」。它永遠是推行強硬政治、經濟政策的後盾。

七、真正以列強心態處理對日外交！以實際行動而不是以口頭抗議處理今後的靖國神社、竄改教科書等問題。因此，平可夫建議中、韓此後不要再在這一類問題上浪費更多官方口舌。

平可夫在對日長期性的政策建議中，也認為一旦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在歷史問題上，改弦更張（當然也在台灣問題、釣魚台列島主權問題與東海主權油氣利權問題上改弦更張之時），中、韓就應該密切團結日本，發揮東亞三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優勢，在和平、相互尊重互惠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意義的「大東亞共榮圈」。（見《亞洲週刊》，二〇〇五年四月廿四日，頁十二～十三）

本人對於平可夫氏的上述七大建議，與他最後提到東亞全面和平的一些基本理念，我是舉雙手贊同。本人作為一位堅持客觀與長期性觀點的學者，我特別要嚴重地警告日本政府（特別是日本的軍事當局），勿將美日同盟當做「進攻性目標」的憑藉，不要認為該同盟在東亞地區是萬能的；該同盟一旦逾越了「防衛性」的目標，在當前核戰相互大規模毀滅陰影下的任何有限度的「傳統戰爭」，日本數核心地區不是很安全無虞的事。任何空空、海空、地空的「地區防衛飛彈」（TMD, Theater Missiles Defence）是無法全遂日本之意的。這也是我為什麼要搜集起我近數年撰寫的一些通俗性時論性的小文字於一起予以出版問世的目的；尚請關心當前與未來中日關係的政治家、軍事家、專家、學者予以教正，實為至盼。

李恩涵 台北市南港

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目 錄

自序／一

一、中日東海油氣之爭應預籌對付日本「突然襲擊」的良策／1

二、再論中日東海主權油氣之爭的對策／14

三、注視日本極右翼份子對台灣的陰謀／30

四、警惕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陰謀／36

五、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的軍力動向／54

六、中國百年奮鬥的反思與前瞻／65

七、紀念九一八事變七十週年：兼論東亞大局與其前景／81

八、日本應為戰時暴行真誠反省、真誠謝罪與自動具體賠償／95

九、抗議國科會媚日歧視日本侵華史研究／101

十、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豈容日本人狡賴／104

- 十一、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中華民國為什麼不抗議／108
- 十二、新日本不配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10
- 十三、中嶋嶺雄的謬說可以休矣／112
- 十四、石原慎太郎訪台所為何來？／114
- 十五、日本淡化侵略的新教科書我們堅決抗議／116
- 十六、Japan's Rewriting History is Inexcusable／118
- 十七、反對日本派員來台審查國人護照／122
- 十八、反對台北觀光局邀請石原慎太郎來訪／124
- 十九、愛國英雄張學良將軍永垂不朽／127
- 附錄一：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對台灣史學教研的影響／133
- 二：黃埔第一戰將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絕對不是共諜／168
- 三：一九四五年後英文學術界對東南亞與東南亞華人的研究／197
- 四：作者全部著作目錄／207

一、中日東海油氣之爭應預籌對付 日本「突然襲擊」的良策

近代期內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一九三一—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以日本之屈膝投降而告一段落，至今已整整六十年了，但中日之間的仇恨與糾紛，並未隨戰爭的結束而真正終結，時至今日，由於日本於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八日公然與美國共同宣言，將台灣海峽地區列為「共同戰略目標」，名義上將美日同盟（安保條約）中兩國「防務合作新指針」中的「周邊事態」範圍明確化，實際上日本在美國的核子傘掩護下，明確地在軍事、政治上想將勢力正式伸入台灣，顯然想重溫其再據台灣的美夢（而在此稍前之中國舊曆年期間的二月初，日本政府則以其歷史性慣用的「突然襲擊」手法宣布它已接管了右翼團體在釣魚島所設置的燈塔）。因此，引起了中國政府與廣大人民的極大憤怒，中國人對日本的新仇舊恨，一齊湧上心頭。四月十日，北京學生與民眾三萬多人有組織地擁向街頭，進行反日遊行示威，不但喊出了「打倒日本」、「抵制日貨」、「滾出釣魚台」、「強我中華」、「勿忘國恥」、「小泉可恥」、「日本可恥」等口號，而且當遊行到日本駐華使館與日大使官邸時，還焚燒日本國旗，用石塊、汽水瓶、雞蛋等打碎其門窗玻璃；一些日本料理店的門窗也被砸破；遊行群眾甚至喊出「殺光日本人」、「殺光日本豬」等吼聲。稍後數天內，深圳、香港、成都、廣州、杭州、天津、南京、上海等十五個城市，也先後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遊行示威。尤其四月十六日上

海群眾的反日遊行，參加者達十萬人，將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團團圍住，焚燒日本國旗，用墨水瓶將館外牆砸的五顏十色，門窗玻璃也被打破不少。一名日本記者與另一名日人則被毆傷。四月十七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與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在北京會談，會前雙方互不握手，敵意明顯，町村開口要求中國對反日遊行道歉，李肇星則斷然拒絕，認為中日關係之變壞，是日本方面的錯誤所致，中國並無錯誤，責任不在中國。雙方不歡而散。①

所以，時至今日，當此中國在經濟與軍事上已經和平崛起的時刻，中日兩國與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糾紛，在日本自民黨政府明顯地邁向新軍國主義的傾向下，已不僅僅是日本扭曲歷史問題（篡改教科書否認或半否認過去侵華歷史與其暴行、罪行）、日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領土主權問題（強占釣魚台列嶼三十多年）與涉及到重大經濟利益的中國東海主權與油氣資源之爭，還牽涉到意義更大、範圍更廣之日本竟然參與台海統獨問題的重大爭執。日本之此舉已違犯了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聯合聲明中最重要的內容項目，已違犯了中日之間最基本的——一項政治基礎。日本膽敢在美國掩護下，冒大險大難參與台海問題，如果它執意繼續在中國之核心問題上與中國對抗，似乎中日兩國難免最後再走上訴之一戰的途徑了。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國最高領袖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接見日本自民黨幹事長武部勤與公明黨幹事長久柴鐵三等人時，嚴詞批判日首相每年之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參與干涉台海問題與篡改教科書等三項不當政策；武部勤則認中國之干涉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為干涉日本的內政；當場引起胡氏的不快，會談氣氛弄的很僵，雙方幾乎不歡而散。次日（四月二十三日），胡錦濤即命令當日正專訪日本東京並約好當日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會晤的中國副總理吳儀，突然取消與小泉的會晤而返國，等於打了小泉一個響亮的耳光。同日，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王光亞也公開反對日本之爭取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王氏並宣稱，中國除去將在聯合國全

體大會上反對日本「入常」外，也將動用否決權以反對日本「入常」。^②

旅美學人印鐵林分析當前中日衝突的四大因素，首舉（一）地緣戰略上中日之互爭東亞霸主：他認為中日兩國為一衣帶水的近鄰，「一為自古以來的當然霸主，一為人民守紀律、野心勃勃、有武士道傳統的軍國主義之國」。中國為「大國古國，正在復興，然而民族性似乎鬆散而不團結，驕傲或許在於文化與民族內心深處」；日本則「團結進取似乎絕不心服前者（中國）為東亞之第一國，二戰雖敗，而自認領袖東亞之天命尚未完成」；其次，（二）近代史上中日兩國深入人心與瀰漫彼此社會深層的嫉妒、輕視與仇恨。「日本人是個好強而殘忍的、服從權威的有紀律的民族，在文化與心理上嫉妒中國的文化悠遠而又廣土眾民，但卻被不團結而又自私的人盤據著，大和民族卻局限於東海之島，徒喚奈何。因此，侵略中國時有天命感、不平感。（筆者按：當前中華民族的「準敵人」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即屬此類日本人。他的父親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核心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他家父子兩代都以「侵華」為其「天命式」的志業，他們兩代都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對日本人說來，對中華是既嫉妒又不平，又輕視」。而「對中國人說來，日人侵我，殺戮殘忍，我們更『以德報怨』，『政府不賠償』，並訴求世代友好，可謂未曾有之仁至義盡；但日本並不領情，不道歉，不賠償，參拜戰犯，再次開始侵略中國之釣魚台及領海等等，因此，中國人對日本是有非常之仇恨」。這嫉妒、輕視與仇視也是實質性的存在，除非中國人的性格作為徹底改變，這實質性的存在，也是無法改變的。再次，（三）印鐵林氏認為中日領土領海的衝突，為中日兩國無法和平妥協的第三大原因：「日本人侵占中國之釣魚台諸島，說是日本領土，凡有保釣中國人乘破漁船前往，日本均派軍艦飛機驅逐之，守土之心極為堅決」。但釣魚台諸島近台灣，離琉球諸島已遠。日人說，釣魚島屬日本，無非是說釣魚島應為琉球的一部分，

但日本人卻忘記了，琉球（原）為一獨立王國，為中國的藩屬，近至一八七九年即光緒五年，才為日本侵占。二戰日本敗後，依《波次坦宣言》，日本領土只限於本土四島而已，遲至一九七二年才由美國私相授受（將琉球）轉交日本而已」；「琉球絕不是日本領土，琉球應該由民族自決而獨立或回歸中國」。再次，（四）中日兩國爭取資源的衝突：中國東海蘊藏有龐大的海底油氣、石油資源，日本則想進一步侵占之，「不提（中國擁有絕對國際海洋法上的）大陸棚權利，要以琉球群島與中國大陸中間線為界。中國最近開發海上春曉油氣田在日本規定之界限之中國境內，日本仍不答應，因為海底油氣相連之故」。所以，「東海富油，未來之爭正方興未艾。這亦更進一步涉及於海上通道麻六甲海峽、台灣海峽等」。③

曾留學日本的新聞工作者馬玲則認為中日之間的深層矛盾是，日本對於中國的「和平崛起」，充滿妒嫉與沮喪；日本一向尊強凌弱，服硬不服軟，兩國爭雄，它不會互讓，必有爭執與戰爭，只有打敗日本，日本才馴服謙遜，否則它必傲慢欺人。日本人很難與他國磨合相處，這是大和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表面看起來，日本人和善、文雅、刻板、順從，但它可轉眼之間變為蠻橫、尚武、背信棄義；它是一個真正的危險之國。現在日本領導者正在試圖尋回「大和魂」，他們充滿憂患感，最怕失去在亞洲的領先地位。所以，中國不打敗日本，日本不會馴服，日本必在種種方面破壞中國的「和平崛起」。④對日本了解非常深刻的著名軍事學家平可夫（Andrei Chang，華文原名待查）則認為日本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文明：一種是「年輕的日本文化」：這是建立在西方合理主義文化思想基礎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是「老年日本文明」：它是建立在神道教基礎上的「舊式日本文化」——它具有許多遠古亞洲色彩，自以為是，頑固不化，現在日本的右翼與執政的自民黨內閣就屬於此一文化思想模式。因此，中國只有憑藉強悍與實力才可贏得日本的尊重，否則，必為日本所藐視。平可夫建議中國與

韓國應在外交上協調合作，講求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實力，並以強國大國的姿態有步驟、有計畫地對日本施以強大壓力：（一）為了未來在中日韓關係中獲得日本的尊敬，中、韓必須在日本「爭取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問題上，旗幟鮮明地強硬直率地予以反對。

（二）加強與美、俄的「統戰關係」；（三）進一步分化日本社會、孤立右翼。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在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等問題上，一直受到其他政黨與部分主流媒體的批評，而年輕的日本文化群眾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明事理，有禮貌，是必須積極尊重、團結、爭取的對象。（四）經濟上，中韓決定國家去向的大型經濟建設，不能單方面只作經濟性成本、技術等因素著眼，應該與軍事與政治上的需要掛鉤考慮。換言之，對付日本不能託諸空言，當年我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悲劇在此，只做象徵性的反日動作絕對不夠，應該在經濟、軍事、文化上真正落實，作深遠而長期的積極性與消極性兼備的準備措施。

（五）作為體現中國國家「軟力量」的重要一環，文化因素絕對不可忽視。在未來五十年內中國應加速社會體制的改革，政治上「脫亞入歐」，是未來最艱巨的「軟力量工程」。（六）軍事上必須以日本為標準，確立全面超過日本軍事的具體步驟，這是「立國之根本」（勿忘當年李鴻章空喊「對付日本」卻在軍事上處處停滯落後所造成的悲劇）。中、韓強大軍政力量的核心就是「武裝實力」（筆者按：包括「現代化傳統海、空、陸軍」加「核子武力」加「太空科技」加「生化科技」加「高效能後勤裝備系統」）——它永遠是推動強硬政治、經濟政策的後盾。（七）中、韓應真正以強者心態處理對日外交：中、韓官方此後應以實際行動而不是口頭抗議來處理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等問題。讓日本自民黨長期背負戰爭的負面遺產，非理性地推行其頑固的對外政策。在中、韓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繼續增強壯大的情勢下，日本的「負面教材」反可成為中、韓繼續「敲打」日本的一項藉口，符合中、

韓的長期國家利益。^⑤

不過，當前中日之間最迫切最危險的一項爭議，實為東海油田的開發問題。中國自一九八八年就開始開發平湖油氣田，二〇〇三年更與皇家荷蘭殼牌及美商優尼科(Uniocal)合作進行東海礁層的探勘及開採；但於二〇〇四年這兩家公司在美、日的壓力下，宣布退出，中國乃決定自行開採。二〇〇四年五月，當二十公尺見方的採油台根基——露出海面，中國在這片以「春曉」、「平湖」、「斷橋」、「天外天」等西湖風景名稱命名的天然油氣田開始順利趕工開發，預計於今年（二〇〇五）十月即可將油氣管接至上海，估計最初期之一年內可生產二十五億立方公尺。這當然很招致美、日的覬覦與嫉恨。根據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報告，中國東海大陸棚（架）可能是世界蘊藏量最豐富的油田之一，釣魚島附近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從日前所已勘測的數據來看，東海油氣儲量達七十七億噸，至少夠中國使用八十年。二十世紀末，有些中外專家預測東海油氣將達二百億噸，甚至更多，而預測的依據很大程度上在於中國勘探人員在「春曉」海域的的鑽探中，多次獲得高產油氣流。由四個油氣田所組成的「春曉」油氣田，總面積約二點二萬平方公里，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期就被發現；二〇〇三年探明儲量已達五四〇億立方米。它地居浙江寧波東南三五〇公里（約為一三〇海哩）的東海西湖凹陷區域。^⑥

中國開發大陸架（棚）的國際法依據是無懈可擊的。東海海底的地形與地貌決定了中日之間在東海劃分各自的「經濟專屬區」應首先遵循「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第七十六條對於大陸架的定義：「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其領海以外以其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展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從計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海洋國領海為十二哩）到大陸邊的外緣的距離不到二百海哩，則擴展到二百海哩的距